



摸书

阮红松

阅读并不能代替报刊阅读,手机更不能。网络阅读零碎,不精粹,不准确,更谈不上权威。

手机基本上是玩具,而且是损坏眼睛的玩具。

我专心翻阅报刊,大多是饭后或外出归来的间隙,心绪不是特别宁静的时候。翻阅报刊能让我很快安静,心绪平复,更快地进入工作状态。看报刊谈不上是一种深度阅读,却是更新一个人知识和视野的捷径。经常听人说某某落伍了、知识老化了,那就是没有经常阅读报刊的缘故。对于写作的人来说,文笔老化是很常见的。用上世纪的语言,写本世纪的事情;写九零后的故事,还在用七零后的对话。这样的事情,在获奖小说中也经常出现,非常可笑,也非常可怕。

我见多识广的妻子,进我的书房时,总是先大吃一惊,而又无可奈何,说:“这不是书房,是书窝。”

她不愿意与我共享书房,而将自己的东西搬到阳台,经常在那儿看书备课。

孔子两千多年前的喟叹至今振聋发聩: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”这话看似在说文采与质朴的分寸,实则道透做人处世的根本,也点中了当下人最易失衡的痛点——在浮华里守本心,在粗粝中留温良,正是对这份古训的践行。

质胜文则粗鄙,文胜质则虚浮,在身边随处可见。有人本性耿直实在,却因缺乏“文”的滋养,说话无分寸、行事显木讷,让质朴变了味道;也有人借“文”遮丑,外在光鲜、言辞优雅,做事却刻薄自私、格局狭小,这种脱离本心的“文”,不过是伪善的外壳。

所谓高贵,是内在品性与外在言行的统一。“文”为修饰而非伪装,“质”为本心而非粗鄙的借口,二者如车之

有客人来,妻子就赶紧带上我的书房门,笑着说:“见不得人!”妻子知道我在“见不得人”的地方是充实的、快乐的、健康的。她每天下班后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轻轻推开我的书房门,瞧一下,然后放心地忙自己的事情。

男人的心锁在书房里,是最安全的。男人的灵魂安放在书房里,是最干净的。

有了自己的新书房以后,我更注意自己的阅读质量。进出书房的书,是经过严格选择的。吃粮要吃粗粮,读书必读精品。因此,淘书越来越困难。有太多流行的当代名著,都被我挡在了书房之外。因为不符合我的审美观,别人说了也白说,评了也白评,我的书房我说了算。

我一般不在书房接待客人,我不需要书房来证明我的学识和高雅。也许,书房很容易成为虚荣者的名片,挂几幅其实自己根本看不懂的名人字画,放几本自己根本没读过的流行经典,摆一堆价值不菲的精装书,很容易将自己包装成学者和雅士之流。这样的人,最喜欢客人参观他的书房,动不动就在书房里招待朋友。

我的书房,除了几样丑家具和书,实在没什么好看的。

我认为,男人的书房如少女的闺房一样,应该是世上最私密的地方。

那是一块心灵的憩息地!

文质彬彬

晨曦

两轮、鸟之双翼,相辅相成。孔子以仁爱为“质”、温雅为“文”,成千古圣人;朱熹以务实为“质”、著书传道为“文”,留修身典范;王阳明以“致良知”为“质”、“知行合一”为“文”,启世人前行。

“文”“质”平衡的智慧,藏在生活的每一处。修身路上,当以质朴为根,守真诚善良之本;以文采为饰,修言行分寸之智。职场中,务实肯干是“质”,善沟通懂礼仪是“文”,二者兼具有助于行稳致远。于社会而言,人人守住质朴、涵养文雅,可减少粗鄙虚浮,增添温润正气。

“文质彬彬”从非苛刻标准,相信任何人都能活成温润有风骨的模样,让君子之风代代相传。

是什么样的人生,或什么样的性格,才会导致这个局面,警察也无暇多想,只是确信了一点:“从此,我是他的家人了。”

酷热的夏天,老人想带两个晨练的铁球上公交车,司机与乘客不让,争执中铁球落地,砸伤了别人的脚。

唯一的电话响起。警察前往,道歉,赔偿,将伤者送医,将老人领回家。

90岁以后,老人脑子渐渐糊涂,出门回不了家,电话响起。

银行取款输错了密码,电话响起。生病了不肯吃饭,电话响起。说也怪,他到场,老人就乖乖吃了。

2024年秋,老人以93岁高龄离世,他走得很安心。他有一个日常联络人,也是他的紧急联络人。

老人安心,是因为他相信这个电话一定有应答。

北宋郭茂倩编撰的《乐府诗集》,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。其中最最为有名的作品大概要算《木兰辞》了——“花木兰代父从军”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。但是,《乐府诗集》中还有一首民歌,与南朝刘宋时期的一位地方政府的官员的“善治”有关,这首民歌就是《襄阳乐》。

《襄阳乐》一共有两首,其一是:“朝发襄阳城,暮至大堤宿。大堤诸女儿,花艳惊郎目。”有研究者认为,这首歌乍看是一首典型的情歌,描绘的是大堤地区姑娘的美丽,也暗含了这位女子对情人不甚信任的复杂情感;与此同时,这首歌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南一些富庶地区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——如果不是社会安定,经济繁荣,那么,美丽的姑娘在城市间自由行走是不可想象的;同样的道理,也正因为生活无虞,所以,谈情说爱才会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。

那个时期的襄阳,属于侨置雍州的实土——因为雍州被北方政权占据,刘宋将该州地方政府的首府安排在襄阳。雍州的地方行政长官为彭城(今天的徐州)人刘道产。北宋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·宋记六》中有对刘道产有这样的记载:宋文帝元嘉十九年(442),雍州刺史晋安襄侯刘道产卒。道产善为政,民安其业,小大丰赡,由是民间有《襄阳乐歌》。山蛮前后不可制者皆出,缘沔为村落,户口殷盛。及卒,蛮追送至沔口。

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,刘道产在地方治理上很有一套,在他的治理下,老百姓安居乐业,户户富庶,因此,民间流传有《襄阳乐歌》。那一阵,就连一直藏在山中没人能制服的山蛮都走出深山,沿着沔水定居下来,而且人丁兴旺。刘道产死后,山蛮们一直送他的灵柩到沔口。——所谓山蛮,指的应该是隐身于深山老林中的少数民族族群,他们向以凶悍难以制服而著称。但毫无疑问的是,由于刘道产制定的相关政策与具体做法的感染,让他们放弃了对抗而选择了安居。

刘道产在雍州的地方治理中,到底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做法,相关史籍中缺乏具体介绍,然而,从“善于临民”“政绩既著”“威怀兼举”等片言只语中,还是可以猜得个大概:刘道产显然洞悉老百姓的心理,知道恩威并举——一手抓法制,一手抓安抚,所以,他才能取得别的官员不能取得的成绩,并让最难治理的人群——山蛮走出深山,归顺于他。

相关史籍中另有这样的记载:刘道产去世不久,这里的山蛮复叛,让刘宋很费了一番心思。据此,也可以说,在旧时代的官场上,能够像刘道产这样睿智的地方官,真的是太少了。

山蛮皆出

严阳



网络新词语

菜夹饼主理人

丁士舜

前段时间,源自西安的“菜夹饼主理人”一词迅速走红网络,成为充满市井趣味的流行新词。这一称呼专指参与西安首届菜夹饼大赛的普通市民选手。

这场“菜夹饼大赛”赛制规则趣味十足:参赛者要在一分钟内,将土豆丝、胡萝卜丝等20种凉菜夹进白吉饼中,称重后当场吃完才算完赛。比赛现场,每位参赛选手都化身“菜夹饼主理人”,专注地夹菜、创作属于自己的菜夹饼“艺术品”,反差感十足。最终,一位来自汉中的参赛选手凭借夹出近3.5斤重的菜夹饼成功夺冠,获封“最强菜夹饼主理人”。赛后他笑称“近期不想再看见胡萝卜”,这番话也在网上广泛传播。

“菜夹饼主理人”这一流行词的诞生,折射出当下大众对真诚、朴实服务的朴素期待:真正值得尊重的“主理人”,不必高高在上,用心做好一份美食、让大众吃得舒心,便自有独特风采。

有一首歌——《紧急联络人》,歌曲开头几句描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场景:我在法国登山坠崖,弥留之际,隐隐听得救援者已经接通了我之前登记的紧急联络人——是你。

想起这首歌,是因为一位社区警察与一位老爷爷的故事。

双方建立联系之初,老人已经86岁,常年独居,身子骨挺硬朗,出门爱骑个自行车。

一次对辖区居民例行家访,临走时,警察把自己的号码存进老人手机里,叮嘱道:“有事随时打我电话。”

老人笑说:“我最近两三年不用人管的。”

他是个明白人,知道社区警察有多忙,几年里从未打过

